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丛书
张斌 范开泰◎主编

张谊生 著

助词 与相关格式

安徽教育出版社

安徽省“十五”重点图书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丛书



助词与相关格式

ZHUCI YU XIANGGUANGESHI

张斌 范开泰 ○ 主编

张谊生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助词与相关格式 / 张谊生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12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丛书 / 张斌, 范开泰主编)

ISBN 7-5336-2871-3

I. 助... II. 张... III. 汉语—助词—研究—现代
IV. 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5660 号

责任编辑: 姚 莉

装帧设计: 马 芳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 1 号)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义兴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375

字 数: 310 000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定 价: 25.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2651321

邮 编: 230061

D A I H A N Y U X U C I Y A N J I U C O N G S H U

现 代 汉 语 虚 词 研 究 从 书

总 序

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一开头就谈到虚实划分的问题。他批评了曾国藩的说法。曾氏在解释刘向《说苑》中的“春风风人，夏雨雨人”时，说在这些两字相同的句法中，上一字为实字，下一字为虚字。其实，曾氏讲的是个别词的用法问题，而不是分类的问题。拿今天的术语来说，前边的“风”是指称，后边的“风”是陈述，这属于活用的范围。马建忠给词分类，目的是进行句法分析。他划分实词和虚词的标准是词的意义，即“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这种见解的影响深远，后来许多学者都采用了，大都认为有实在意义的是实字，意义空灵的是虚字。

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谈到虚实划分有不少分歧，认为原因是对意义的虚实有不同的看法。于是他说：“看来光在‘虚、实’二字上琢磨，不会有明确的结论；虚、实二类的分别，实用意义也不很大。”他这里说的“实用意义也不很大”，指的是以意义作标准来划分虚实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他又说：“倒是可列举的词类（又叫封闭的类）和不能列举的词类（又叫开放的类）的分别，它的用处还大些。”按照他这个标准，代词当列入虚词，副词似宜列入实词。

把可列举的词归为虚词，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可以在《语

法修辞讲话》中得到解答。书中指出：“虚字的数目远不及实字多，可是重要性远在它之上。一则虚字比实字用得频繁……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分别，实字的作用以它的本身为限，虚字的作用在它本身以外；用错一个实字只是错一个字而已，用错一个虚字就可能影响很大。”

这样看来，“可以列举”只是一种表象，而“影响很大”才是实质。所谓影响，这里指的是虚词所具有的造句功能。有些学者把虚词称为功能词(function word)，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功能包括基本功能和连属功能。基本功能又可分为指称功能和陈述功能。名词的功能是指称，动词和形容词的功能是陈述。当然，指称和陈述可以互相转化。如“今天星期三”，“星期三”是名词，这里用于陈述。“说说容易”，“说说”是动词，这里用于“指称”。连属功能包括连接和附着。连词的作用是连接，语气词附着于句，介词附着于名词或其他词语，助词附着于词或短语，其中结构助词“的”有时也起连接作用。当然，连接或附着只是形式，这种种形式都表达特定的含义。如果我们着眼于功能，不妨把具有基本功能的词称为实词，具有连属功能的词称为虚词。采取这个标准，代词自然要划归实词了，因为它具有指称功能。副词呢，它本来是个大杂烩。C. C. Fries在他的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中把副词分为两类，一类属功能词，如 very、quite、real 等，一类属非功能词，如 there、here、always等。他重视的是两类词出现的位置不同。从位置上来考察，人们公认的虚词都有定位的特点：语气词总是出现在句末；介词总是出现在名词或别的词语前边，组成介词短语；时态助词总是出现在动词性词语后边；结构助词一般出现在偏正短语中间，“的”有时附着在别的词语后边组成“的”字短语；连词一般出现在语句中间，有的也可以出现在句首，但永远不出现在句尾。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等实词都是不定位的，可以出现在语句的前边、后边或中间。副词呢，绝大多数能出现在句中或句首，只有极少数能出

现在句尾,如“很”、“极”、“透”,通常还需加“了”。可以说,副词基本上是定位的,因此可以划归虚词。

语言的学习和研究的重点在“区别”。从听和读的方面说,重在区别同异;从说和写的方面说,重在区别正误。把词区分为实词和虚词,再把虚词分成若干类别,这只能说是“浅尝”,当然不能就此为止。要达到既能帮助人们深入地学习汉语,又能为语言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启示的目的,必须对各类虚词分别作细致的描写,在此基础上加以解释,并总结出规律。这就是这一套丛书编写的主旨。

张 斌

2000 年秋于上海师大

前 言

助词是现代汉语各类虚词中最具汉语类型学特点的一类,同时又是与各类实词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类,而且还是汉语虚词当中个性最强、变化最快的一类。所以,可以这么说,通过对现代汉语助词的深入考察和研究,不但能够掌握汉语助词及其相关实词的功能、意义和用法,而且还能从整体上有效地了解和掌握现代汉语语法的规律和特点。

有关助词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微观的研究与辨析,宏观的调查与考察。在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关汉语助词的微观研究,基本上就是对一些常用助词的语气情态、传信传疑等功能加以归纳和描写,以及对某些助词的特殊用法进行介绍和说明。20世纪6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尤其是有关时态助词和结构助词的研究,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借鉴不同的方法,结合时制、时体、时相三维系统,定中、状中、中补三种结构,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分析,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的论著。而且,助词研究的领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比如其他一些助词——比况助词、表数助词的研究也已取得了一定的收获,发表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成果。

在宏观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现代汉语的助词的范

围到底有多大,究竟有哪些词应该归入助词;典型的助词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和用法;同其他语系、其他语种比较起来,作为一种词类,汉语的助词到底具有哪些特点;同现代汉语其他词类,尤其是其他各类虚词相比较,助词的个性特征又在哪儿;汉语助词的各个小类之间究竟有没有相对一致的共性,如果有,其共性又是什么;汉语的实词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虚化为助词的,在虚化的过程中,到底有哪些机制和诱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等等。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以往的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收获,但总的说来,还有待更进一步深入和开拓。

本书认为,现代汉语助词其实包括性质和功能具有很大差异的多种小类。这些助词无论在句法功能、搭配对象、表义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所以,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入手,用不同的方法加以研究。同时还认为,尽管汉语助词赖以虚化的机制和开始虚化的时间各有不同,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复杂多样,其内部各小类之间的语法化程度也很不一致,但总的说来,各类助词都是以表示语法意义和结构关系为主的功能词,所以,现代汉语助词的性质、特征、功能都可以通过历时和共时相结合的原则得到解释。因此本书的重点在于从句法结构和搭配关系的角度探讨助词的种种表现形式,并揭示其组合的深层原因;同时还对与助词有关的一系列颇有争议的问题提出可能的解决办法,并且尽可能地探讨和总结助词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本书的具体做法是:从功能和表达、历史与现状两个方面入手,确定现代汉语助词的范围和类别。在句法、语义、表达三维研究的总原则的指导下,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切入,通过对现代汉语助词中的一些尚未被充分认识而又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的探讨,从不同的侧面进一步揭示汉语助词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鉴于助词的基本性质及其研究的现状,本书不准备平均使用笔墨,而是将重点放在一些较少有人涉及或存在问题较多的助词上,而对于语

言学界已经广泛涉及、深入探讨的一些问题,就只作一般性的介绍,不再展开详细讨论。在具体研究中,本书力求将描写与解释、历时与共时、形式和语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尽可能做到,以现代语言学各种相关理论为指导,以广泛的语言实例调查为基础,以共性探索和个性分析相印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切入,不求整齐完美,但求透彻深入。

本书在理论上兼收并蓄,主要以描写事实和发掘规律为主,在方法上有选择地将格语法、配价语法、转换生成语法、认知语法等各种理论应用于具体研究。坚持用动态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来对助词及其相关的语言现象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尽可能将助词的语法、语义和语用等各个方面联系起来考查和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广泛的实际语料调查为基础,借助于计算机对具体语料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以归纳法为主,并采用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相验证的方法;力求做到描写充分,解释合理。

本书共有六章,具体安排是:第一章是概说,简要介绍助词的发展历史和研究现状。其他各章每章前面都有详略不一的总论,后面则是一系列专题研究。第二章分析时态助词“中”的语法功能、虚化机制及其与“得”的区别,时制助词“来着”的意义及其与“的₂”的区别。第三章讨论结构助词“的”和“之”的前置功能以及与“X之”相关的格式。第四章辨析同形异构的三种比况结构——“X似的”、“像X似的”、“跟X似的”,还讨论准比况助词“式”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趋势。第五章对“来、多、把”和“等、等等、云、云云、之类、一类、之流”等列举助词和表数助词分别作了多方面的考察。第六章从语用和历时等角度对“给、连、被、的话”等限定助词及其相关的句式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索。



张谊生，男，1952 年生于上海，1995 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教授。致力于现代汉语语法，主要是虚词的研究。出版专著《现代汉语副词研究》，教材《现代汉语虚词》，在《中国语文》《中国语言学报》《语法研究和探索》《语言教学与研究》、《世界汉语教学》《语言研究》《汉语学习》等杂志、集刊及学报上发表语法研究论文 50 余篇。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全面论述汉语各类助词的专著。本书以现代语言理论为指导,通过广泛的实例调查,对时态、时制、结构、比况、表数、列举、限定等七类助词及相关格式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尤其是对一些尚未有人涉及、存在较多争议的助词作了深入的探讨。本书的研究成果对于汉语教学、辞书编纂、语言的信息处理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 ■ 姚 莉

装帧设计 ■ 马 芳

目 录

总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助词概说	1
一 助词名称的历史积淀和发展沿革	1
二 助词的范围、性质与类别	4
三 助词与其他词类及词缀的划界	7
四 助词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1
五 本书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安排	13
第二章 时态助词及时制助词	18
一 总论	18
二 时态助词“中”的成因与功能	36
三 时制助词“来着”的个性特征	58
第三章 结构助词及相关格式	75
一 总论	75
二 结构助词“的”和“之”的前置	100
三 与结构助词“之”相关的格式	116

四	结构助词“个”的虚化历程及语用功能	129
第四章	比况助词及比况格式	154
一	总论	154
二	“X 似的”及“像 / 跟 X 似的”的内部差异	170
三	准比况助词“式”的性质、功能与作用	188
第五章	表数助词及列举助词	212
一	总论	212
二	概数助词“来”和“多”的多角度比较	216
三	概数助词“把”的分布特征与表义方式	232
四	列举助词“等”和“等等”的内涵与功能	247
五	列举助词的综合考察和多维比较	258
第六章	限定助词及相关句式	279
一	总论	279
二	助词“连”及其“连”字句的功能与作用	290
三	助词“给”的性质、限制和功用	311
四	助词“被”的使用条件和表义功用	332
五	助词“的话”的附着对象和表义方式	356
索引		377
后 记		384

第一章

助词概说

一 助词名称的历史积淀和发展沿革

中国古代就有“助辞”、“助字”、“助语辞”和“助语”、“语助”等说法。不过,当时所说的“助辞”、“助字”等,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助词”所指并不相同,并不是指严格意义上的语法学的一种词类,而是一个相当宽泛的语文学意义上的称谓,其所指对象不一,范围可大可小。

唐朝柳宗元在《复杜温夫书》中是这样表述的:“[吾]立言状物,未尝求过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唯以此奉答。”此外,宋朝陈骙在《文则》中、王谠在《唐语林·文学》中,金朝的王若虚在《〈史记〉辨惑·一》中,也都提到了“助辞”或“助字”。然而,综观各家的具体所指,主要就是一些“乎、欤、耶、哉、夫、耳、焉、也”之类的语气词,当然也包括一些“其、以、之、乃”等其他类别的虚词。到了元朝卢以纬的《语助》以及清初刘淇的《助字辩略》等专书中,“语助”、“助字”所指的领域逐渐地扩展了,其范围大致相当于现代意义上整个的虚词,包括现在所说的副词、介词、

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乃至少量的代词和虚词性固定短语。

19世纪末,当汉语语法学的先驱马建忠在借鉴和模仿西洋语法的基础上撰写《马氏文通》时,他觉得汉语中有相当一些可以用以传信、传疑,起辅助作用的虚词,比如“也、矣、耳、乎、哉”等,似乎很难归入西洋传统语法词类体系中的任何一类,因此就在继承传统语文学的“助辞”、“助字”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设立了一类与其他虚字并列的“助字”。他的基本观点是:“凡虚字用以结煞实字与句读者,曰助字……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尽管马建忠对“助字者,华文所独”和“济夫动字不变之穷”的理解可能并不一定完全符合汉语实际,具体的分析也不一定全面、准确,但是他在名、动、静、代、状、连、介、叹之外另立一类,完整地创立了一个虚词的小类——助字,其筭路蓝缕之功自然是不容抹杀的。不管怎么讲,助字(助词)作为一种语法学上的词类,在汉语语法学史上是马建忠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来的。

自马建忠以来,不管是以什么样的语法理论为背景的,也不管是为了什么样的社会目的或教学目的的,无论是讲授古代汉语语法的,还是现代汉语语法的,几乎任何一本汉语语法书、教科书,都包括了“助词”这一词类。不过从所指对象来看,各家对助词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有的(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等)还是以传信、传疑为标准,认为助词主要就是一些在句末或句中起强调语气和情态作用的虚词,现代汉语中主要就是“啊、呀、吧、吗”等;有的(陈望道《文法简论》等)则将范围加以扩大,将那些在句首或句中传信、传疑的辅助性词语,比如“难道、索性、究竟、也许”等,也归入助词;还有人(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等)则又将助词范围扩大到了“了、着、的、得、所”等虚词。此外,有人还将表示方位的“上、下、里、外”,表示趋向的“上、下、上来、下去”,用于构词的“子、儿、头、

老”等,也都归入了助词。^①

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制定《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时,张志公等人在综合各家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语气助词、结构助词、时态助词三分的助词词类系统。这一观点在一段时期内相当流行,并且被普遍采用。当然,这种助词观之所以比较流行,主要是由于此后中学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广泛推广,行政的影响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上述分类方法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应用汉语词典》(2000 年版)及正在修订的标注词性的商务版《现代汉语词典》基本上还是采用了这种助词分类法。

差不多也就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人们越来越觉得“啊、呢、吧、吗”一类语气助词同表结构、表时态、表比况等类别的助词在性质和功用等诸方面都不太相同,明显地缺乏共性。尤其是结构助词和时态助词主要是附在词和短语后面表示结构关系和语法意义的,而语气助词主要是位于句末或句中表示语气情态和交际功用的。于是,有人开始倾向于将语气助词从助词中分离出来,另立一类语气词。这种观点一开始虽然也没有获得广泛的响应,但似乎也没有遇到什么明显的阻力。随着研究的深入,语气词单列的观点逐渐地为语法学界所接受。到了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尽管还没有完全统一,但几部较有代表性的高校教材《现代汉语》(比如胡裕树、黄伯荣和廖序东、张静、北大中文系等主编的)和一些比较重要的语法书(比如朱德熙的《语法讲义》等)都已经将语气词独立了出来。

这样一来,尽管古代汉语的语气词和现代汉语的语气词本来就属于两套不同的系统,但不管怎么讲,马建忠当年创立的“助字”

^① 具体论述参看吕叔湘《助词说略》,载《汉语语法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 年。